

长篇历史小说



兵部尚书佚事

昆仑出版社

冯敏
飞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冯敏飞

◎著

兵部尚书佚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部尚书佚事/冯敏飞著.—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80040-882-3

I.兵… II.冯… III.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8353 号

书 名:兵部尚书佚事

作 者:冯敏飞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扉页手书:曾祥辉

摄 影:黄子兴

画 像:陈 雄

封面设计:乔 玉

责任校对:马 涛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260 千字

印 张:10.25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882-3

定 价:2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内容提要

明朝末年，进士李春烨与太监魏忠贤、皇长孙朱由校因多年不得志，成为难兄难弟。朱由校意外成为皇上，魏忠贤大红大紫，李春烨随之升迁。然而，李春烨目睹更多的是残暴与虚伪，深恐自己也难以善终，决计退隐，一面出任湖广大参，一面在家乡福建泰宁兴建五福堂。不意卷入御史杨涟枉死案，很快被调回，飞黄腾达，飚升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师。这时，他深恐泰极否来，激流勇退。果不其然，他还在归途朱由校就病死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遭到新皇上的清算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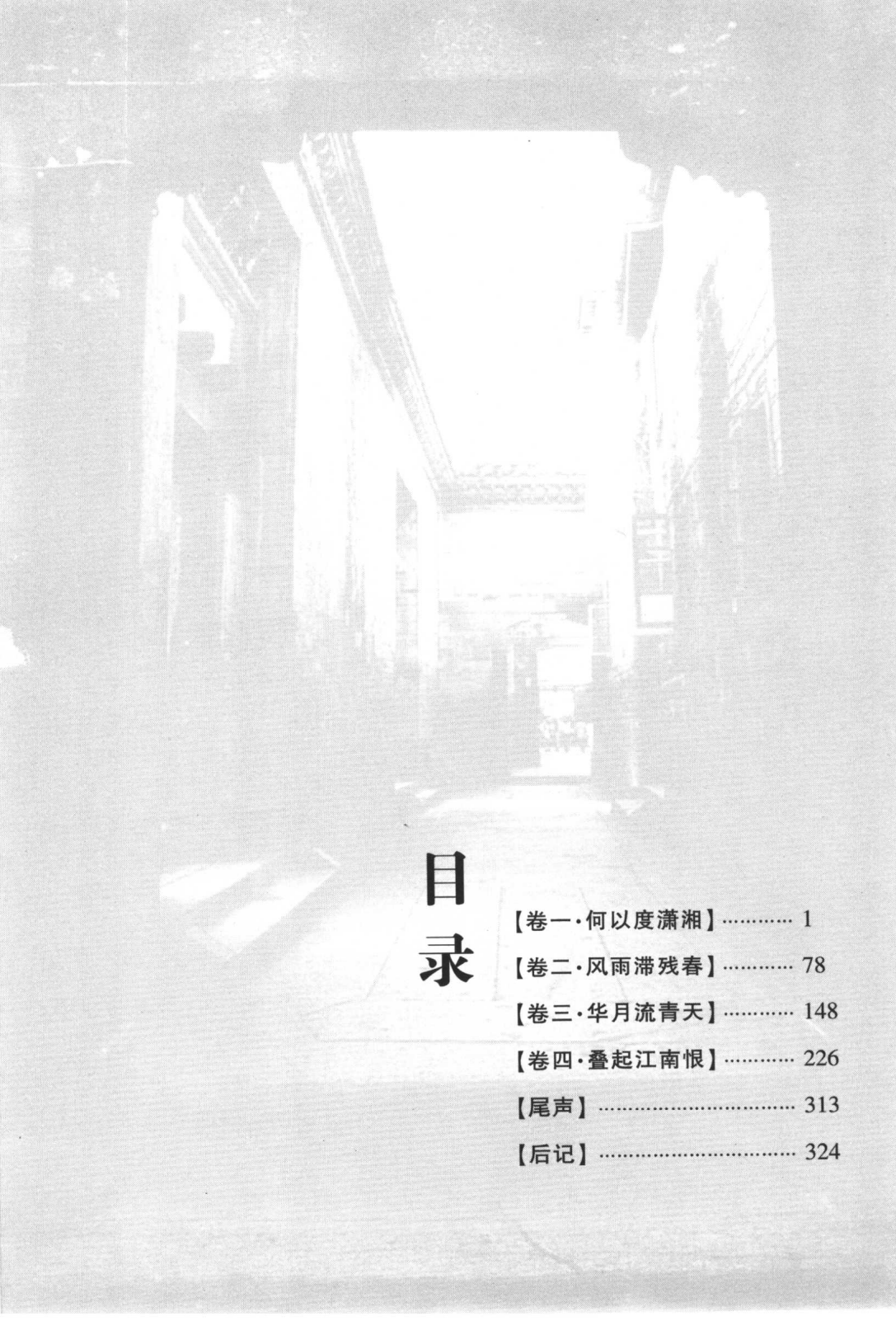
苏州籍才女景翩翩沦为诗妓，漂泊福建。她与李春烨邂逅，情投意合，资助兴建五福堂……

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小说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反思了明亡之痛，从多方面折射出乱世官场求生之艰难，也令人感慨历史对于后人生存境遇的压抑。



冯敏飞，作家，已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鼠品》、《红豆项链》，散文集《人性·自然·历史》等。

责任编辑：余天宝
扉页手书：曾祥辉
摄影：黄子兴
画像：陈雄
封面设计：乔玉



目录

【卷一·何以度潇湘】	1
【卷二·风雨滞残春】	78
【卷三·华月流青天】	148
【卷四·叠起江南恨】	226
【尾声】	313
【后记】	324

卷

一

何以度潇湘



1

北京的深秋，本来就满目凋零，寒气逼人，何况这是大明王朝之暮的天启四年（1624）。

快到午时，一辆大马车箭一般飞出城东的朝阳门。这天是京城填仓之日，往来粮车络绎不绝。急着进城的马车和行人吓了一跳，连忙避闪。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被挑夫撞着，趑趄到城门上，疼得破口大骂：“赶死啊！”更多人则在猜测：车里是逃犯，还是追拿逃犯的锦衣卫？

车里坐的不是逃犯也不是锦衣卫，是李春烨和他的家人。通往通州运河码头的官道很好，三匹马的大车也不颠簸，只是随着马蹄很有节奏地轻跳着，而这跳动仿佛只是为了不让客官睡着。李春烨闭目养神，妾卓氏抱着女儿佯睡，儿子李自枢趴在窗口，撩起一角布帘看窗外，看那一棵棵没剩几片叶子的树。管家老邢坐在车夫身边监督，生怕他偷懒或是跑错道。

京城呆十余年了，总有些好友。圣旨一下，好友纷纷道贺，要设宴饯行，李春烨都谢绝。皇命如山，又归心似箭。当然，江日彩那里少不得。他们自幼同窗，儿女亲家，如今同在京城，江日彩又抱病，人家袁崇焕都要特地从辽东进京探望，他怎能不告而别呢？他自备酒肴上门，含泪与老友话别。除此，就不安排了。可是，沈犹龙

不依。想当年，来自江西南昌的万燝、松江华亭（今上海华亭）的沈犹龙和福建泰宁的李春烨三人同一场科考，在那九千多间号舍中又刚好左中右相邻。试毕，三人同出共饮。他们以“酒”作对，万燝首先称圣（聖）：“耳口王，耳口王，壶中有酒我先尝。”说着，倒出酒就要喝。沈犹龙一把抢过，称贤（賢）：“臣又贝，臣又贝，壶中有酒我先醉。”李春烨连忙道：“圣贤才，圣贤才，壶中有酒我先来。”三人大笑，开怀畅饮。后来揭榜，三人又巧列三甲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名，同入朝廷。如此有缘，便结为“圣贤才”三兄弟。如今，为兄的万燝刚死于非命，为弟的李春烨又要出京，沈犹龙怅然若失，硬要在城门口饯行。还有好友钱龙锡、傅冠等人。这本来只是象征性一杯两杯，没想到魏忠贤也来了。

李春烨今年五十四，魏忠贤比他大三岁，两个人可说是难兄难弟。李春烨金榜题名，留在朝廷，在区区行人位子上呆就是五年，连万历皇上的面都没见过。听说万历皇上很胖，走路时要太监帮他抬着肚子慢慢走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李春烨只见过他的棺材。泰昌皇上即位，实行新政，发内帑犒劳九边将士，矿税尽行停止，废除“丐户”等贱民政策，并考选官员填补空缺，起用新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春烨才给挪到工科当给事中，但品级还没变。才个把月，泰昌皇上又驾崩，现在皇上是天启。天启皇上朱由校是捡了个皇上当。以前，他老爹即泰昌皇上连个太子的身份也朝不保夕，他只好和李春烨、魏忠贤这些小人物玩得如鱼与水。魏忠贤本来在乡里吃喝嫖赌，赌输了把裤裆里那命根子一割，混进宫里，帮朱由校一家人刷马桶，能得到李春烨这样的小人物看得起就心满意足，哪敢指望看到朱由校登基的一天。现在，魏忠贤成了天启皇上身边最红的人，官衔有一大串。皇上敕谕中，对他的称呼是“总督东厂官旗办事、提督礼仪房兼管惜薪司内府治用库印务、司礼监秉笔太监”。这称呼太烦人，人们口头都不这样称。明朝一立，就废除丞相。皇上下各类圣旨，全靠司礼监秉笔太监。更要命的是，明

朝特有的锦衣卫和东厂除了服从皇上，就听命于总督东厂。锦衣卫和东厂是专门监督官员和百姓的。谁要是触犯什么，不需要通过监察官或者刑部，锦衣卫和东厂可以直接逮了惩处。所以，连皇上都经常当众称“朕与厂臣”。文武百官称皇上“万岁”，称魏忠贤则“九千九百岁”，就像最高最高的山离太阳只差那么丁点。相比起来，李春烨仍然寒碜。但魏忠贤这人还是很讲义气的，一出轿子，他拱手笑道：“我还想请你到寒舍一叙呢，哪想老弟你鞋底抹油——想溜，罚酒！罚酒！”

“实在抱歉！实在抱歉！我是想厂臣日理万机，留个信就行了，不敢打扰。没想还是惊动你，麻烦老兄跑这么老远……”

早有人给魏忠贤让座，他一屁股坐下，一个劲嚷道：“废话少说！快罚酒！罚酒！”

“小弟该罚！小弟该罚！”说着，李春烨自饮三杯。

“老弟连升七级，老兄我连敬七杯！”魏忠贤除了裤裆里少那“宝贝儿”，样样都像条汉子。旁人套近乎特意为他杯杯少倒些，他发现了自个端起酒壶杯杯添满。

魏忠贤不期而至，却很快给拥为主宾，一桌人喝得昏天暗地。好在主人沈犹龙还清醒，说时辰不早，让李春烨先起程，其余人留下喝个尽兴。这提议得到大家赞同。出远门要择吉日吉时，要上午而不能午后，这是大家都明了的。魏忠贤附和道：“再不走，说不准皇上都要来了！”

“那不敢当！那不敢当！那是真不敢当！”李春烨真当一回事。

“那说不定哦！”魏忠贤一脸正经说，“昨天皇上还跟我说，朕怎么让二白说走就走了？朕还想……”

“哈哈，罚酒！罚酒！”李春烨忽然大叫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皇上从来没叫我二白……”

“哦，该罚！该罚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！这里都是兄弟，你可不敢

告皇上啊！”

瞧——，魏忠贤还是把咱当兄弟呢！李春烨感到欣慰，觉得自己太小心眼……

突然，李春烨又想：在这里钱行是临时定的，魏忠贤怎么知道？这老兄真够神出鬼没的。

魏忠贤仪表堂堂，性情豪爽，能说会道，本来人缘挺好，可是地位一变，他整个人就变了，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可恨。李春烨感到不可理解，跟他直接谈过。可他说，不是他跟别人过意不去，是别人要跟他过意不去。有些事可能确实过分了些，可他为了什么呢？还不都是为皇上？李春烨听了，想想也是。魏忠贤名声越来越不好，同乡、同科及好友私下里都劝李春烨少跟这样的人来往，李春烨觉得这忠告不无道理，便对他敬而远之。

魏忠贤本来只住宫中，这两年应酬多了，才在外面置一幢私宅。他邀皇上到他宫外府上看看，皇上答应，可是说了上百次也没动一脚。今年五月底的一天晚上，皇上忽然心血来潮，微服出宫溜达，到魏忠贤府上串门。魏忠贤喜出望外，好酒好菜相待，君臣尽欢。魏忠贤喝多了，忘乎所以，以为像以前一样什么话都可以说，倚老卖老，竟然劝皇上不可过于迷恋工匠，而应当以江山社稷为重。皇上笑着笑着，陡然变脸，酒杯一砸，怒道：“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啦！什么事都要朕，还要你们这班人干什么！没本事就直说，三条腿的找不到，两条腿的还怕找不到啊！”骂完不算，又命魏忠贤回老家，闭门思过。这事传开，大臣们都夸皇上圣明，咒骂魏忠贤拍马屁拍错了部位活该。御史杨涟趁机上《二十四大罪疏》，指控魏忠贤“狐假虎威，专权乱政，无日无天，大负圣恩，大违祖制”，详列二十四条罪状，建议将魏忠贤正法。朝廷百官纷纷跟着奏，认为让魏忠贤这样回家太便宜，要求拿他问罪。哪知道，皇上耍小孩脾气，没几天又想魏忠贤了，召他回宫，反而切责杨涟捕风

捉影，爱出风头。内阁首辅叶向高，为人光明忠厚，德高望重，便请他出面率领众人继续进谏。他为难说：“你们不要开玩笑！要知道，魏忠贤虽然有些过分，可他对皇上忠心耿耿。如果惩处了他，恐怕再也找不到那么忠心的人。我老了，不惜以身报国。我担心的是，如果皇上不采纳，又得罪了魏忠贤，你们以后怎么办？”

叶向高来个折中，建议让魏忠贤体面地辞官。这建议得到更多官员的支持，连抚宁侯朱国弼也上疏说魏忠贤宜罪，希望皇上命其闲住夺禄三年。李春烨于公于私权衡一番，觉得这建议最妥，终于也站出来写一疏，表示理解“皇上诚念魏忠贤，当求所以保全之”，认为“而今保全忠贤之计，莫如听其所请，且归私第，远势避嫌，以安中外之心”，强调“中外之心安，则忠贤亦安”。但皇上还是一一驳回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工部屯田郎中万燝还想弹劾魏忠贤。他冒雨到李春烨府上商量，说：“皇上真会容忍一个太监祸国殃民啊？我才不信！”

“唉，怎么说呢？”李春烨真不知道怎么说。

“我来写个疏——我们一起写，我才不信我们这么多人会斗不过他一个阉人……”

“算了吧……”

“不能算！”万燝义愤填膺。“太祖有训：‘太监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’！王振、刘瑾那类大阉，没让我们受够吗？难道又要出个魏忠贤？”

“说得也是……可是，可是……我看，不至于吧？”

“不至于？你还没看出来？还要等他胡作非为够了，才……才、才马后炮，说是惩治他多英明？够了！太监灾难，早让国人受够了！”

李春烨的心给说得够沉了，但他仍然不相信魏忠贤会成祸国殃民的王振或者刘瑾。他缺乏想像力，或者说预见性。何况对于他

来说，魏忠贤与万爆是手心手背。他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，只是举杯请万爆喝酒。

“喝个屁！”万爆挥手将李春烨的杯子挡开，不意用力过猛，将那杯给挡到几尺开外，响亮地砸到地上。

“火气那么大干什么哩？再怎么样，酒是要喝啊！”李春烨边小心劝道，边起身去拾捡那银杯子。

万爆霍地站立起来，直问：“你写不写？”

“坐下！”李春烨回到桌边，拉万爆一起坐下。“坐下来慢慢说吧！”

万爆不肯坐下，追问：“你写不写？”

李春烨抬头望了望万爆的脸，松了手，不再拉他，低下头说：“说实话，我不想再写。你想想……”

“土——狗仔！”万爆咬牙切齿骂道，扬长而去。

“土狗仔”这话比什么骂都更让李春烨伤心。这骂有来由，得追溯到泰宁第一个状元叶祖洽时代。当时，江西人王安石当宰相，实行新政，起用一批新人，有很多江西和福建人及第，包括泰宁的叶祖洽，泉州的蔡确等人，被称为“南来一路人”。王安石的新政受到强烈反对，甚至连华山山崩，彗星出现，以及天旱天雨，都说成是推行新政的结果。最后说王安石犯有欺君之罪，硬是把他拉下马。这些反对者包括蔡确，当他看到神宗皇上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，竟不顾知遇之恩，上书参劾王安石，制造了多起冤案。王安石气得吐血，临死时大骂“福建仔”忘恩负义。后来，谐音成“土狗仔”。面对江西人的骂，福建人反唇相讥，骂江西人（王安石）为“下马仔”——后谐音成“蛤蟆仔”。现在，李春烨给这样一骂，觉得很委屈。他跟万爆，谁也不欠谁的，怎么扯得上忘恩负义呢？当然，这种时候没什么好解释。他起身追，万爆却一头也不回。天还下着大雨，也没撑把伞，任雨去淋……

万爆的疏文写得特别尖锐，说天子权力，不可委以臣下，何况

阉人！魏忠贤性狡而贪，胆粗而大，口衔天宪，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他所窃，导致内廷外朝只知有魏忠贤，而不知有陛下，陛下难道不知道吗？

听手下念完万爆这疏文，魏忠贤大怒。杨涟那种顾命大臣我得让一让，没想万爆你一个小小郎中也敢出手，再不显显威，还不骑到我头上来？

第二天，一群锦衣卫和小太监直冲万爆寓所，将他拿了，押到午门。文武百官站在西墀下。墀上，左边太监，右边锦衣卫，中间坐着司礼监太监王体乾。下面还有校尉一百多人，手执木棍，杀气腾腾。王体乾宣读圣旨，给万爆定罪“讪君卖直”——意思是说他把正直当作商品，甚至不惜诽谤讪议人君，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。校尉把矮矮胖胖的万爆拉过来，按到地上，掀起上衣，褪下裤子，露出白得耀眼的屁股和大腿。行刑者走出队列，把杖搁在他的大腿上。校尉们齐声大喝“打”，行刑者把杖高高举起来，狠狠打下去。打三下后，校尉大喝“着实打”，行刑者更加用力。每打五轮，换一个行刑者。每次喝令时，一人发令，百名校尉附和，震天动地，将万爆那杀猪般的哭叫湮没得一干二净……

那天太阳很大，朗朗乾坤。在墀下观看的百官，没几个不心惊胆战，两腿发软。李春烨也在其中，一眼不忍心看，可那阵阵喊声像木棍一样打在他的心上。如此毒打，他心里受不了。本来，他心里就充满内疚。那是因为有人弹劾山东登莱巡抚陶朗先、巡按游士任和招练副使刘国缙，说他们侵吞军饷和救济银两，去年委派他去查。他拿着皇上的手谕，追回赃银几十万两，追究陶朗先等三人的罪。处死他们不算，还要把他们的皮剥下，做成稻草人，放在府衙里示众。他觉得恐怖极了，事后常后悔没有手下留情。那么，对于这桩正进行着的惨案呢？此时此刻，他身为刑科都给事中，负责整肃纲纪，防止权臣擅越职守，专横跋扈。如此廷杖，有损皇仁。以前，廷杖只是偶然打打，像父母打自己的亲生骨肉那般，举得重

落得轻。小时候，母亲打他，总是用竹子细枝，疼一阵子，不伤皮肉。可是到了大明，廷杖成家常便饭，而且当众脱下裤子，越来越狠，往往要人性命。今天被打这人又是他的“圣贤才”兄弟，廷杖的缘故可以说是公报私仇，他真受不了。然而，他能怎么样？他能喝令他们住手吗？他能请魏忠贤收回成命吗？他能向皇上求情吗？都不能！他只能站在这里听着，只能在心里抱怨着，恐惧着……

杖毕，校尉把万爆扔到长安门外。李春烨帮着家属把他抬回家里。请来最好的郎中，将被打烂的肉割下，割了几十块，腿上的肉几乎给掏空，露出白骨，然后活着剝取羊腿上的好肉，塞到他的伤口里，用针缝起来，敷上药。郎中说，万爆的伤太重，已经淤到膝下，九死一生。经过这样抢救，如果能熬过七天，就有希望了。然而，他当天都没能熬过。他妻子哭得死去活来，将那些割下来的烂肉用盐腌起来，制成肉干，以儆子孙，永远别再当官。

血肉模糊的万爆死了，一大批官员忐忑不安的心也死了，不再弹劾魏忠贤。叶向高建议废止廷杖，可是没几天，又传旨廷杖巡城御史林汝翥。林汝翥与叶向高同是福建福清人。为什么突然要廷杖他？圣旨说，他前几天杖责过两个太监，有违条律。林汝翥怕了，闻风而逃。锦衣卫和太监到处缉拿，公然冲到叶向高府内乱翻一通。叶向高明白了：廷杖林汝翥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！身为堂堂的首辅，居然让阉人上门骚扰，这是大明两百多年没有过的事，脸面丢哪去啊！他上疏辞职，皇上挽留。他连上二十三次，佯称病势愈增，皇上只好恩准。

李春烨也心寒了。刚好，江日彩南巡，顺便回泰宁一趟，把妻妾儿女全留在家里，独自回京复命。江日彩坦诚说，有明以来，秀才做官，吃多少苦，受多少惊，为朝廷出多少力，到头来小有过犯，轻则充军，重则刑戮，善终者十之二三。士大夫无负朝廷，朝廷负天下士大夫多矣！我能是那十之二三吗？我恐怕没那么好的命，也没有那样好的本事，还是好自为之吧！他准备辞职回家。只因他的

风湿病一到南方又复发，得回京城找那个郎中再看一下，争取治断根。他年少时在金溪河边的岩穴隐居读书，湿气太重，患上风湿，吃了无数的药不大见效。去年碰上那个郎中，用的是针灸，效果挺好。要是没回南方，也许断根了。现在要让他多治一段时间，好彻底了。不想，回到京城，风湿没好，肺癆病又发，辞职的事只能等病好以后再说。

现在，李春烨比江日彩更急于逃离京城，连夜提笔写辞呈。然而，提起笔却久久落不下。李春烨不仅与魏忠贤，与皇上也可以说情同手足。想起过去，诸多留恋。再说，这时候辞职，明显是对时政不满。那里都附和弹劾了，他跟魏忠贤解释是为了他好。魏忠贤也表示理解，说是好朋友才会这样做，可他心里怎么想呢？现在的魏忠贤不是过去的魏忠贤了。再表示不满，他能饶过你吗？此外李春烨还顾虑为官没几年，没多少积蓄，而又想在家乡盖一幢房子，皇上木样都赐了，该再任几年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三全其美呢？

李春烨装病，一连十天半个月不出门。魏忠贤得悉，到府上来探望。他卧床不起，连连咯血。其实，他在指缝间暗藏了小锥子，刺齿龈出血，骗过魏忠贤。魏忠贤说去请御医来。他说已经请郎中看过，现在好多了，但郎中说这病忌干燥气候，在北方很难断根。魏忠贤便建议说：不如回南方，先把病治好。这正中下怀。皇上一听，当即恩准，委他出任湖广（今湖北湖南）大参。

刑科都给事中正七品，湖广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，一家伙跳七级。听完圣旨，李春烨吓了一跳，第一个闪念是：有没有搞错啊？他生怕谁来说一声错了。直到此时此刻，出了城门，潜意识还怕有人追来。

够了！混到这个份上，李春烨觉得足够了。他不像魏忠贤，不小心赢一把就够，不再赌下去，别把老本都蚀了。他做了一去不复还的准备，将京城的住宅变卖，换了银票揣在身。京城一幢小房子，够换泰宁那偏僻山乡一大幢。他到湖广只想任个两三年，再积

些银两，等房子盖好，就告老返乡，颐养天年。

李春烨探起头，越过车夫和奔马远远地望去，恨不能望见数千里之遥的老家：年近九旬的老母邹氏在虔诚地拜观音，妻子江氏深夜在织布机上织“热布”，儿孙们清晨在窗下读书……家里苦日子该到头了！等他回家，福堂盖起来，多风光啊！想到这，他不由看一眼身边的黄布包。这包裹里，正是福堂木样。木样长二尺五，宽一尺一五，高一尺，当中又分三厅，每厅大堂、天井、厢房一目了然。届时，只要按一比二十的尺寸施工便是。他忽然想，这迢迢之路，什么不测都可能发生。万一遇上劫匪，看见黄布包裹，知道是贵重之物，凶多吉少，不如揭去。土匪贪的是财，不知这木样的来历，以为不值钱，就会放过。于是，他马上将福堂木样上的黄布收起，对管家老邢说：“你让马跑快些！”

这福堂木样，可来之不易。

治国平天下的事做不了，修身齐家应该没问题。那么，在这两者之间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李春烨很想为自己家族乃至家乡做一两件像样的事，一直苦于不知道做什么。家乡在宋时出过两个状元，李春烨曾经很想当第三个。为此吃了多少苦啊，命运还是没成全他。状元叶祖洽为家乡做了一件具体事，就是请皇上诏改县名。当时，县名叫“归化”，有蛮夷之嫌。他利用职便向皇上请奏，说家乡山川之气特为奇秀，又习俗文儒，应当有个文雅的县名。哲宗皇上听了，特将孔子阙里府号“泰宁”赐为县名。李春烨虽然没当状元，可如今也到皇上身边了，他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？

有一天，李春烨跟皇上谈到家乡，说到叶祖洽，说到甘露寺。泰宁这甘露寺与刘备招亲的北固山甘露寺同名，但风韵完全不同。北固山甘露寺雄峙江滨，水天开阔，风景壮美。泰宁甘露寺则隐藏在枫林掩映的岩穴之中。这岩穴又在悬崖之上，其顶部有条黑色的页岩，如龙凤交颈，口吐清泉，甘甜如醴，经年不绝，因名：